隱居通議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隱居通議

(二)

劉壎著

隱居通議卷八

詩歌三

律選

律詩始於唐。盛於唐。然合一代數十家、而選其精純高渺、首尾無瑕者。殆不滿百首。何其難也。劉長卿、杜牧、許渾、劉滄、實爲巨擘。極工而全美者。亦自有數。入宋則古文古詩、皆足方駕漢唐。惟律詩視唐猶有慕焉。蓋必雄麗婉活默合宮徵。始可言律。而又必以格律爲主。乃善。儻止以七字成句。兩句作對。便謂之詩而重滯擁腫。不協格調。恐於律法未合也。近歲鄉先生謙公祜。妙選唐律數十首。詳加評注。以誨學者。大爲有益。

桂舟七言律撫

謙公祜、字自求。號桂舟。世居南豐之西。曰瞿邨。幼厭舉子業。不求仕。專志古學。參詩於贛詩人蒼山曾公原一。益之以學。遂青於藍。喜著書。有三傳朝宗。史漢韻紀。古書合轍。所作有桂舟歌咏、桂舟雜著。集中記序最佳。其論詩處皆入妙品。筆力高峻。有史漢文氣。古體樂府俱善。而於律體尤精。唐律絕響三百年。公自出機軸。掃空凡馬。蒼山翁。號當時大詩人。猶推讓、出一頭地。識者謂律詩至公中興。略摘其佳句。爲世

所稱者列於左。

兩表蜀天開日月。三軍漢地出旌旗。諸葛武侯。

王侯蟻穴青青草。鼓吹龍廬焱焱鐙。自歎。

動地百年無桀跖。後天一壽有顏曾。同上。

百年窗下棋千著。萬事燈前酒一斟。詠古。

白髮古今天北極。黃華宇宙客西風。淵明。

封濬九州堯舜禹。典刑萬世契夔龍。評詩後作。

陶寫有時欣律熟。去來無著證鑪芬。覽鏡。

西風木葉吹秦管。春雨桃華送古今。避秦。

兩水夾城飄近遠。萬山擁翠綠參差。鬱孤臺。

不知元祐今何日。慨想儕翁過此時。同上。

爲惜舊時慈母線。寧甘今夜隔簾霜。寒夜思親。

夢猶平昔醒來別。憶到兒童事轉長。同上。

江山落日前朝夢。風雨黃華太古心。對菊。

觀空觀化此憑欄。會合人間景一團。棋罷客隨流水散。酒闌花帶夕陽看。看花。

飛雨隔愁橫笛後殘鐙照夢落花前雨後
詩到二南風化在句流三謝語言工評詩
中原一髮天涯夢元祐孤臣海外歸東坡
造物未嘗私化外英雄何事老隆中問天
看翻後夜月回照夢憶前生地不同同上
天地浮萍雲聚散江山卷畫月西東皆寓意
地上斷無秦世草山中猶讀漢時書懷古
夢臨水月心先覺看到霜空幻亦稀晚眺
天開暝色雲千里雨洗秋空月十分覽鏡
止水不留前世景夕陽空照古人心春晚
花開笑語從雲散天下英雄豈陸沈同上
隔雲烽火山河舊列土旌旗雨露深邊事
層城樓櫓看如畫三鎮軍民夢解圍宋史
樹帶夕陽雅半集霍寒秋浦雁初來感懷
交游雨過三生夢今古風前酒一巵同上

千騶過眼人何在一笛穿雲水自橫。快閣和山谷。

宮燭驪山酒未醒妖星睒睒弄青熒三朝伐叛知謀略萬國歸心服典刑。郭汾陽。

夢游碧落風偏急望斷金精月正中。寄林芝山。

萬壑松風天鼓吹四園花月錦簾櫳。評詩。

風雨晝酣秦地闊關河春夢楚雲低。春日次韻。

蕃漢盛衰霜葉夢陳隋興廢露華秋。讀史。

聚火有蓮知佛性衡門無雁見交情。春郊。

一騶秋水漁歌遠半塔斜陽雁影高。古虔晚眺。

邑自亂來新鼓角屋從兵後尚蓬蒿。同上。

落雁景翻秋宇迴亂雅嘐帶夕陽飛。謁李中山。

蜀天過雨浮嵐翠漢地連雲小麥黃。西捷。

城上烏烏知息戰陳前笳鼓緩歸裝將軍斗大黃金印猶待先登縛鬼章。同上。

鳳城色映紅雲見龍袞香飄紫氣浮。行都迎駕。

地勢尊嚴今上國天王明聖此中興。吳山。

弦管入春波面醉雲天開鏡畫中行。西湖。

潮回海北風偏壯。秋滿江南客未歸。京華感寓。
宮大阿房行日月。關通函谷混車書。讀秦史。
雁寒景落三山月。騎俊神通萬里城。送閩使。
帝城煙冷江沈在。鄙陽金多社稷危。賈似道。
吳天北斗行宮在。漢節西風閒道歸。文相歸。
雅翻漢月催黃髮。雁斷胡天想翠華。自和。
燕雲海闊歸鴻杳。蜀漢城荒戍馬閒。黃葉。
漢殿落花龍袞棄。周原荒棘虎營新。感事。
短褐尙時吟杜曲。采芝何處問秦峯。暗投。
音墅風流棋局散。江東柱石酒壺傾。次韻。
雁過大江風帖帖。雅嘵荒樹日悠悠。紀事。
赤幟露光王漢地。錦颿波蕩帝隋舟。卽事。
楚草澤深陳勝在。秦瓜地曠邵平閒。次韻。
天開漢統玉巴蜀。雲從秦繇起沛豐。感事。
向日不知今解老。他時應憶此何年。三月晦。

萬國夢回奏月在千年事過蜀雲飛。聞鵑。

六鼇傾側動乾坤國母巡荒護帝孫北極星辰臨草地西風觀闕臥花門。聞慈元歸儀。

南極大明秋氣迥西風吹夢泰階平。壽潭翁。

西風客老雄心在泰古人稀俠骨香。次韻。

梁有字題何歲月藏無經在亦香鐙。定寺。

于山落木秋來客兩袖西風旦過僧。同上。

昨日共吟今是夢少時輕別老翻愁。別友。

天教向老投春在詩且忘憂此命通。聽天。

何事重來看明月不堪垂老向西風。寄友。

風雨黃花秋興熟江湖歸路客愁輕。寄何清白。

昨朝骨肉關情大今日平安過望多。亂後。

歸來今夕歲云徂且共平安酒一壺浩劫定中逃得過舊愁空外看來無。歸來。

五更歷轉花紅在萬里晴光草綠敷。同上。

一日又從頭上過百年多在夢中行。正月二日。

月明老樹吟風鶴露溼荒郊徧土梟。今日。

事去尙時尋敗局。老來猶日讀何書。秋氣。
術豈有靈能起死。夢從何處忍忘歸。悼亡。
燕尙有情迎社到。蜨空無夢過時休。同上。
壯日尙曾雲出岫。暮年偏怪海揚塵。丙戌立春。
紫微星奠三階正。黃道天開萬象新。同上。
梁燕未歸花尙在。杜鵑有恨月常孤。夢起。
此情消遣終難去。無路追尋豈是愚。同上。
天空日照陰霾伏。八表天開泰象同。自寬。
禹甸草荒昏霧偏。漢宮花夢畫雲酣。次水部。
花柳晴光新態度。江湖春夢老英雄。自寬。
日月任從愁裏過。客塵常向靜中參。次韻。
歸櫂舞風鷗不下。愁笳吹月雁斜行。自感。

集中詩、如此者尙多。今姑采其膾炙人口者錄之。觀其妙趣天得。自成一家。不肯拾陳蹈故。而於清麗婉活中。有蒼勁沈鬱意。有似二劉者。有似杜黃者。律詩中興。非此翁而誰。

五言律摘

風雨低黃鵠。江湖老白鷗。聞笛。
歌舞從兒女。艱難憶父兄。月夕。
塞雲橫蜀棧。胡馬出巴陵。
白髮風前酒。黃花雨後鐙。聞邊報。
月滿商山夜。風高漢殿秋。讀史。
世情江水淡。心事海鷗知。寄友。
巴雲秋景薄。漢月夜光寒。
克復歸神主。多才自不難。輿地志。
玉花嘶徼外。翠輦過雲中。丙子。
社稷新亭涕。山河禹貢書。同上。
星辰天北戶。漢沔國西門。同上。
馬悲仙仗過。雁入海門斜。戊寅。
國被儒冠誤。如今尙忍言。雪霜昏日月。盜賊滿乾坤。有感。

以上皆集中五言律句。公五律不多作。予少時從諸老聞。競誇風雨低黃鵠。輿白髮風前酒二聯。以爲可配少陵。今末俗淺識。殊無知者。

五言古擷

昔誰醒中夢今獨夢中醒萬緣水上漚百歲花前景
中年歎憂患不及兒童歲今兒機械多反不如人意
月行虛空閒月影印在水月落影還無一笑人閒世
地上有錢流冥閒無半字自作槁木看靜閱滄江流
江頭春水多湯湯今復古不載落花回只載斜陽去
胡笳明月夜漢節秋風前此士已骨朽此名至今傳
舊者今不見今者舊不知萬古明月在千山黃雲飛

以上皆桂舟集中五言古體佳句也

七言古擷

公嘗登庾嶺觀梅賦古體有曰東郊獨行冰玉時江左諸賢王謝起若以比花花或宜自不矜持花亦恥
又曰屈原離騷芳草徧召南治世梅先見皎如佩玉上清來不敢班渠國風變又曰花今國在橫浦南看
誰冰雪來同參入南出南此時節元祐名卿花底雪骨香直到桑海翻花尚永存香豈滅若此者皆發前
人之所未言可謂獨步一世矣

茂陵錢歌曰茂陵秋草不如錢老盡日光行宇宙昭君曲有曰世言如花人薄命誰識如花入衞霍只今

保塞願稱臣。鬢蟬奪却貂蟬勳。羯鼓催花曲曰。一聲金殿玉闌干。一曲馬嵬坡下土。夕陽空照古今愁。年年醉醒桃花雨。勸農曰。山花笑人人似醉。勸農文似天花墜。農今一梧回勸官。吏脅民肥官有利。官休休。民休休。勸農文在牆壁頭。官此日民此日。官酒三行官事畢。癸未元日曰。黃葉枝頭又早春。紅花景裏多明日。任翻河漢風北來。終是乾坤日東出。以上七言古體中摘出。

樂府皐蘭行有曰。笳鼓宮商塞外歸。似此殊勛古難匹。後來渭上朝正月。尚憶祁連冢中骨。玉門關曰。從無關險無中士。大夜宜春狐晝舞。萬戶千門草綠深。蘆葉捲吹紅日暮。貳帥城曰。莫將黷武議前朝。今日人思此奇絕。虞美人草曰。失道原不在陰陵。放逐義帝知亡形。西風所過皆殘滅。不據關險都彭城。楊妃出浴圖曰。覓裳風秋舞天半。舞到玉花飛石棧。三台四輔繞星垣。只一曲中知後患。風流天子悟轉圜。不見蜀山橫翠面。又曰。梨園曲譜韶音祕。響入馬嵬花委地。開花不再宮不花。天街草綠西風起。以上皆有議論。有氣骨。張籍、王建、不專美于唐也。

九皐吟　橐撝句

近世吟人工律如九皐陳公寧之宗道。亦自絕少。略摘於後。七言中有似唐者。然不及桂舟風骨也。

落日含兵氣。空山更晚風。有家音問絕。無處道途窮。落日。

草樹深城郭。塵埃犯縉紳。古來皆有死。吾獨此時人。半歲。

故里人何處。空山日又斜。干戈今爾輩。天地此誰家。故里。

未死終相見。無生底再逢。征衫今日淚。慈母在時縫。歸來。

多少艱難事言言卒不窮。同上。

相思不相見。身在曷如無。望家嘗。

江闊乾坤壯。山長吳楚遙。錢唐。

漢軍鼙鼓動。蜀道雪山消。觀潮。

風景夢中天地老。江山畫外古今情。八月十五夜。

一年好處在今夕。每度圓時無此清。同上。

日月更無山障礙。乾坤惟有水周回。金山。

家在鄜州身隴右。弟居河濟妹鍾離。讀杜詩。

中興社稷兩天子。老死乾坤一拾遺。同上。

荒草連雲人拾燼。空山遺塔鬼吹燈。常山亂後。

舟無可渡人難到。兵不能災地轉靈。青陽洞天。

深洞有龍雲氣黑。空山鳴鶴夜鐙青。同上。

江山那解將愁去。草木親曾見亂來。經蒼山人。

一林雲氣龍猶在。午夜松聲鶴自寒。仙子偶來成夢事。至今游客未嘗閒。姑山。

黃中通理似無物天下橫行寧不烹。

九皐古體亦多佳者旅懷曰清波渺前灘白鳥下寒渚樵斧空山鳴歸舟夕陽暮去來風中人明滅雲外樹雙輪何時休愁心此羈旅此篇甚似蘇州也送別一章曰江邊出相送君去我當反裵回未忍還孤颿夕陽遠語短而意甚長洗馬行曰玉谿谿頭波綠玉玉谿谿上沙金粟曉營出馬五花雲鳴榜齊首橋南浴馬高如屋長如龍四蹏如鐵聲如鐘青芻幾束粟幾斗豢汝貢汝爭奇功編驟抹刷鱗色龍黑面雄兒齊上馬就中一馬不敢騎云是將軍臨陳者又曰要知馬最於人厚聲鼓旌旗應如手燕山雪重黃河深功屬將軍馬何有又有送戴石屏歸天台詩曰天台四萬八千丈一根直下寒銀浪青蓮老子夜不眠往往飛魂到其上詩情不減流白雲千載重見戴叔倫蓮花峯下赤城洞芒鞵翻笑山中人秋風孤篁八九尺老面百摺赬銅色田文席上摩吟髭鶻立蒼苔煙雨黑我家竹屋棲龍岡夜擣孤月餐寒霜醉騎白鹿軍峯下一見贈我青瑤瑞南山臺前春正好萬壑千崖清夢曉蒼苔石磴撫闌干往事飛鴻天亦笑君今東首回身穡我亦西去淩蒼蒼截江橋南春水急酒酣不記攀垂楊軍峯江南最高處我上峯頭望君去歸時定入天台山舉首雲開一相顧此篇雖語意微弱而言語清峭不染塵俗可愛也結意亦好其題胡氏西谷曰江東風流會稽伯玉壺貯香傾琥珀春風十里東山雲一曲寒楸晚空碧盤盤石磴紅泉仙春草夢斷瑤池箋蒙茸曲笠雨花溼老屐踏損蒼苔錢雙鸞翩翩跨元鳥月白香魂翠山杳玉蘭千載流芳馨清風凌厲連紅曉其送寧都陳令曰梅花樓頭立晴雪松葉亭根聽夜雨鼯鼠息響月千山桃李無言

春萬樹。凡此皆刻削清麗。香人齒頰。可以爲詩家之俊矣。

秋麓山雞愛景集

余初著通議時。嘗載吾叔父秋麓先生鏜高年著作不倦。而余自覺江淹才盡。不能逮以爲媿。今先生謝世。倏閱八期。追懷悽愴。學者曾元伯裒金刻其遺吟。而以絕句爲之首。蓋其古律體多。而絕句獨少。自成一家。不專宗唐也。摘其尤者如左。

公有觀儺古詩一篇絕佳。其辭曰。寒雲岑岑天四陰。畫堂燭影紅簾深。鼓聲淵淵管聲脗。鬼神變化供劇戲。金墉玉注始淙潺。眼前倏已非人間。夜叉蓬頭鐵骨朵。赭衣藍面眼迸火。魃蜮罔象初堋鈴。跪羊立豕相嚘嚶。紅裳奼女掩蕉扇。綠綬翁翁握蒲劍。翻筋踢斗臂膊寬。張頤吐舌脣吻乾。搖頭四顧百距躍。斂身千態萬辟索。青衫舞蹈忽屏營。彩雲揭帳森摩旌。紫衣金章獨據案。馬鬢字權兩披判。能言禍福不由天。躬履牽越分愚賢。蓑蓑奮威小由服。由。敷勿切。鬼頭也。鬣縱揚聲大髮哭。白面使者竹篠鎗。自誇挼捕無遺藏。牛冠翬卷試閱檢。完胃肩戟光睒閃。五方點隊亂紛紜。何物老嫗編穫粟。終有進士破鞋終。嗜酒不悟鬼看覷。奮髯嚥日起嬖娑。衆邪一正將那何。披髮將畢飛一吠。風捲雲收鼓籟歇。夜闌四坐慘不怡。主人送客客嘻悲。歸來桃苅坐深菌。翠鴞黃狐猶在眼。自歌楚些大小招。坐久魂魄游消搖。會稽山中禹非死。鑄鼎息壤乃若此。又聞鬼姦多馮人。人姦馮鬼姦入神。明日冠裳好妝束。口畫通都人面目。此篇筆力奇甚。可以補缺古人也。

七言律不多摘其佳句於後

孔曾有道官天下韓柳無文世子孫　甲申遷居

郵橋日落市聲散山路月明人語歸　郵中宿

月下有聞思望帝山中無曲舞胎仙　和韻

版橋雨過秋苔滑郵碓寒吹暴稻香　懷友

尊前能是幾時客山下已成千古墳　出郊懷感

柳條風慢天初煖花影晴光地亦香　桃源

故人皆死誰爲佛老我猶生卽是仙　夜坐

草蹬水流禪佩響松梢月冷露珠圓　同上

幾番雨過山仍在獨望人間鶴未歸　菊潭故居

公忍貧著書垂死不廢所著有聖門言行錄考覈浩博總會精實諸公協力以刊而不及竟六經之餘釋老書無不通貫所作科教之文尤爲入妙琳宮梵宇得其一篇者俱謂足以名世具在別錄

山谷諸作

山谷翁書摩厓碑後題老杜浣花醉圖皆精深有議論嚴整有格律二篇正堪作對嘗欲令善畫者圖作兩扉錄二詩其上每當讀詩餘閒酒酣興發朗誦數過以舒吟懷亦一快也

山谷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采薇瘠形容絕妙後有作者何以加之左氏載嬰事甚略得太史公鉅筆鴻文乃始發揮其忠節反覆讀之百世之下猶爲哀傷眞足以愧天下之爲臣不忠者然韓厥之在當時微有觀望幸而嬰事得成厥與其功不然十五年閒多少事節萬一嬰志不遂厥其能爲武立赤幟耶此堂孫先生瑞南豐先達名儒也嘗謂余曰山谷作詩有押韻險處妙不可言如東坡效庭堅體詩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只此一降字他人如何押到此奇健之氣拂拂意表

古今咏淵明者多矣獨山谷翁深入閫奥其懷陶令之詩曰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鼓澤當此時沈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忼慨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揮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窅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屬余剛制酒無用酌桮盎欲招千載魂斯文或宜當此詩允謂得淵明之心者世以陶公爲幽人隱士非也身逢禪代悲憤不自勝欲如孔明紹休漢室思致中興而世無英雄如昭烈者可與興復既不可爲則姑自放於詩酒而已晚年以字爲名而別更其字曰元亮景慕孔明意可概見或者但見其棄官彭澤歸逸柴桑遂以幽隱待之誤矣

桃李春風一梧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寄黃幾復

萬里瞢來兒女瘝十月山行冰雪深寄上叔父夷仲

弓刀陌上望行色兒女鐙前語夜深。同上其三。

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次韻雨絲雲鵲。

兩宮無事安磐石萬國歸心有老臣。同子瞻韻和趙伯充團練

落木千山天遠大滄江一道月分明。快閣。

家移四壁書侵坐馬瘦三山葉擁門。次韻宋楙宗儀居甘泉坊雪後書餽。

笙歌忽把二天酒風雨猶驚三峽濤。次韻答清江主簿趙彦成。

萬竿苦竹旌旗卷一部鳴鼉鼓吹休。次韻黃份老晚游池亭其二。

千林風雨鶯求友萬里雲天雁斷行。宜陽別元明用鵠字韻。

爭名朝市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

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

蓋世功名棋一局藏山文字紙千張。

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

心游萬里不知遠身與一杯相對閒。

世態已更千變盡心原不受一塵侵。

寒蛩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羣天拍水。聽宋儒摘阮歌。

以上竝山谷先生句法也山谷所長在古體固不以律名然時作律詩亦自有一種句法

后山

陳后山師道徐州人也曾南豐先生見其文而奇之后山翁之詩世或病其艱澀然擊斂鍛鍊之工自不可及如云人情校往復屢勉終相遠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又如去遠卽相思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泪盡方一哂又如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世略已聞其風又如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又如此生恩未報他日目不瞑又如有女初束髮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語言拜揖未勝衣喚耶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凡此皆語短而意長若他人必費盡多少言語摹寫此獨簡潔峻峭而悠然深味不見其際正得費長房縮地之法雖尋丈之閒固自有萬里山河之勢也凡人才思泛濫者宜熟讀后山詩文以藥之他如妾薄命贈二蘇公諸篇深嫺奇健妙合繩尺又古今之絕唱

荆公二古

王荆公集中有古詩一篇名曰君難託詳其詞旨似怨望裕陵者豈非罷政居鍾山時爲呂惠卿讒毀不能堪而賦邪其詩云權華朝開暮還墜我身與華寧獨異憶昔相逢俱少年兩情未許誰最先感君綢繆逐君去成君家計良辛苦人事反覆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嫁時羅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難託君難託妾亦不忘舊時約裕陵、荆公、君臣之交古今所少一旦施設旣謬卒負聖心至於怨望如此可發千古

之一慨。

荊公又有飛鴻詩云。雁飛冥冥時下泊。稻梁雖少江湖樂。人生何必慕輕肥。辛苦將身到沙漠。漢時蘇武與張騫。萬里生還値偶然。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辭家亦可憐。

鬱孤臺刻石曼卿詩

石曼卿嘗作大字書古體云。平陽奉寄師魯。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河山損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背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於水。此詩不知曼卿自作邪。或書古人詩也。其意亦莫可曉。後題云。康定元年八月十四日書。按尹洙、字師魯。此必寄尹洙之詩。則非古人矣。

又一絕云。楚鄉寒食摘花時。野渡臨風駐采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文如縠燕參差。末題云。江上偶見。繼又書題木蘭廟一絕。又入商山一絕。末又一絕云。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欲寄相思千里月。路邊殘照雨霏霏。後題云寄遠。此四絕必唐詩。特前此未見耳。或謂千里月疑是目字誤作月。因下句是殘照。無緣用月字也。但千里目。於義未順。千里相隔。唯月共照。今殘照之時。値霏霏之雨。欲寄相思於月。不可得矣。月字爲是。所書字如掌大。亦甚端重。然帶俗態。欠清媚遒勁之氣。盱江聶善之侍郎守贛州日。摹其眞蹟。刻石鬱孤臺。未知今尙存否。偶觀墨本。恐失去。謹錄於此。

所翁詩句

長樂陳公儲容自號所翁登科入仕善畫龍筆勢入妙而賦詩作字俱奇勁可愛予去年春游麻原第三谷見其舊題靈豐廟壁翰墨飛動一詩爲靈連賦句意甚佳曰紫馬仙人跨白犀繙經臺暎釣魚磯千年老樹風雷坼獨有紅泉洗斷碑皆記當時事也近又得其爲人賦橫舟二篇尤奇前篇曰古悲歌淚如血渡河無船氣欲絕古悲歌淚如泉河激湯湯聲徹天哀舸大艑載琛貝錦纜迷樓催管弦人生苦樂不相等風波血刃蛟流涎神虺九首能三足巨鼇觸怒羣帝遷縱有扁舟竟何往乘桴意在滄洲上祇緣轍朽無人知入海居夷每惆悵三閒破屋名橫舟三呼不答江水流一颿徑渡湖天去不繫斜陽古渡頭後篇曰黃頭子捩柁聽吾語三老黿三翼鼉鼓陰颿看風色一千水歸黃河世無客星泛靈槎恆河水波斯匿王母將去六十年閒成壞故性無生滅河水似黃面瞿曇以筏諭長淮水一箭許邊城白骨多於土年年調舟已成泥壽蔡孤城付朝暮岷江漢源天上來一夕不保如風埃重慶今爲天下首漢中不復言規恢朽木爲舟土爲楫白波如山水皆立當時商家奮築子夢裏撐船濟川去只今無夢豈無舟水淺都非泊舟處二篇俱非塵土胸次語

隱居通議卷九

詩歌四

黃希聲古體

君不見游塵著空生九州。入其中間懸兩眸。楊花化萍無根蒂。風消水長東西流。江南下溼人易老。過盡歲華還草草。長留白日照人間。楊柳浮生轉枯槁。毬文帶繞千花黃。青蛾攢眉眉細長。莫言一尊千萬壽。乃翁身命屬渠手。長安城中鬼笑人。水底紙錢能不朽。今人不見古人心。古人不見今人事。天上若無長生人。卽是古人都盡死。金鳧銀雁滿江湖。神光夜夜開黃壚。年經月緯三百卷。平生欲作何人書。古人去去留不得。我些古人三太息。今人莫叱山石牢。更後千年人不識。此吾盱黃希聲所賦長歌行也。粹美精練。意高味長。近世江西詩人。鮮有能及此作者。又有題二喬圖詩曰。龍翔下卷江東土。孫郎初得喬家女。喬家本自重曹瞞。隻鷄斗酒空酸楚。襟情正用留阿瑜。尙得人前稱肺腑。百年王氣竟銷沈。妙寫丹青嬌欲語。香閨搦管記何書。竝蒂芙蓉按花譜。那知不是未嫁時。本末無從勘彤史。詞人多事管閒愁。銅雀紛紛底歌舞。儘强被髮向黃壚。只與東阿傳洛浦。此篇流麗醞藉。可爲前篇之亞。希聲名文靄。自號看雲。早以春秋學魁鄉舉。下第則游縉紳間。以箋啓四六爲吳運使子良趙觀文與簿所知。當是時荆谿節齋之

名滿天下。希聲藉以爲重。淳祐庚戌。乃以詩經擢進士科。趙公知臨安。辟以爲酒官。既而舟歸。次嚴陵灘。覆溺失屍。聞者悲之。有看雲隨數十卷。尤長於詩。詩尤妙於長歌行。同時鄉里以詩名者。碧澗利履道登。白雲趙漢宗崇嶓、俱爲社友。然品格俱不及公。贛之寧都有蒼山曾子實原一。撫之臨川有東林趙成叔崇懌。亦同時詩盟者也。

利碧澗詩詞

利履道登。嘗於臨川道上得詩云。晚覺儒冠誤。力耕已不任。風雲入書史。日月送煙林。古來一日養人子百年心。清風滿天下。欲棲無寸陰。太息復太息。孤雲生暮岑。興致高潔。非江湖可跂及也。履道嘗有所屬意者。中更暌阻。賦玉臺體數十篇以寄興。其好句、如贏馬前山東復東。沈沈窗戶鎖愁紅。春風一把相思骨。又落江南煙雨中。濃綠千竿湔欲流。春風疑只在池頭。相思一夕天相似。望斷西南四百州。尤工長短句。嘗有水調曰。相聚不知好。相別始知愁△。筍輿伊軋穿蘆盡。斜照右平洲△。今夜荒風脫木。明夜山長水遠。後夜已佗州△。轉覺家山遠。何計去來休△。酒堪沽。花可買。月能留△。相思酒醒花落五更頭△。長記疎梅影底。一笛紫雲飛。動相對大江流△。此別無一月一月一千秋△。此詞極涵婉沈細。其自況詞有云花外潮回劍邊虹去△。撫塞江千里△。意氣又豁然矣。賦虞美人草云。當時養士知何許△。總把降幡去△。漢家王氣塞乾坤△。一樹盈盈△。不爲漢家春△。意度彌佳。佗詞盈帙。麗語層出。但兒女情多。終傷正氣耳。履道家盯城之西門。以禮記擢第。仕止寧都尉。

趙白雲詩

趙宗丞崇嶓字漢宗自號白雲山人居南豐爲人倜儻瀟落富有文采超然爲宗籍冠嘗賦詩云壯老互淪謝百年如奔蜚競將無窮憂勞此有盡形生時一幻化死卽歸杳冥亦有賢達人視死如未生亦有醉夢人既死心未平逆旅朝暮閒八風無時停擾擾安足計熙然慰吾情賦古意云阿母帶兒出兒行自回皇兒不倦行路遺兒心內傷問兒何所傷兒語不敢詳將兒雇織作不忍織鴛鴦賦松柏有云松柏生高岡不依貴者門松柏長青青却蔭貴者墳生非門牆交而與丘隴親此等皆思致不羣超出世俗文德殿早朝云苑牆當北斗宮樹近朝陽龍翔宮云地闢金光界龍飛析木津指麾開輦路祠祀拜元辰天近雲光煖花濃雨脈春君王自仁壽開殺華封人皆妙句也佗如漢月通江白秦雲入塞黃鶯依江渚冷雁入楚雲深湖海三生夢乾坤一寸心天形低赴海潮勢直通吳月入星辰大山明天地秋詠梅云大雅終不羣古心應自許對之鄙吝消疑是黃叔度凡此皆一時傳誦者嘗監豐儲倉直冬至災異與陳文定公宗禮相繼拜疏言鄭丞相清之輔政非材又攻巨閹盧董乃當時竊弄權福者旣入留中尋以言去國自是直聲聞天下久之起監都進奏院累遷至大宗正丞卒於官平生工字學尤善作數尺字筆法遒勁江浙名扁多出公手子撫州史君名必昌亦世其傳眞名父子云

陳文定公詩句

謹御內毋飾乎外衆慧御愚、難乎羣隊且埽地焚香觀自在此千峯先生陳文定公自贊也殊有意味蓋

公平生務內之學。於此可以概見。公名宗禮。字立之。高簡清嚴。不混流俗。其在韋布時。極貧苦。然能抗節自守。授徒之外。絕不輕以一武詣人。人亦嚴憚之。年四十有二。始爲淳祐甲辰廷對第三人。風裁峻整。聲動海內。其爲廣東提刑也。駐司韶州。州之皇岡有虞帝廟。嘗題詩云。南國熏風入帝歌。至今遺廟只嵯峨。一天曉色懷明聖。四野春光想太和。存古尙瞻虞冕。撫時幾換禹山河。海濱樂可忘天下。解寫靈明是老軻。蓋景定初也。時鄂圍初解。江淮甫定。賈師憲挾勳入相。有虞慮者。爲監察御史。摘幾換山河之語。箋注幾字作平聲。上疏劾公謗訕。又吳丞相潛、爲師憲所嫉。貶之循州。公行部過循。與吳賡和。有曰。山川半爲蠻煙累。人物多因謫籍香。慮幷訐其詩。師憲怒。爲取旨鐫其官。責居永州。踰年而後放使。雖以詩得禍。而其名逾高。自永再召。寖顯貴。歷言路憲闥。禁班經帷。出帥廣東。入拜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甫兩月。薨於位。贈官加賻。哀榮始終。太常議謚文定云。公世居南豐千絞。故自號千峯。素慕韋蘇州。仕官所至。塡地焚香而坐。爲詩多仿韋體。其山行詩曰。川原綠已張。春去今何在。深樹涵幽姿。微雲弄晴態。禽聲互酬應。林霏開明晦。漸遠人蹟稀。清者自虛籟。晚出詩曰。落日山氣清。歸禽噪林杪。意行忘遠近。吟過深煙表。瀲瀲水縈田。幽幽雲反嶠。忽聞鄰寺鐘。沿途發長嘯。曉行有曰。披衣起遐征。微茫認前路。哀鴻天際雲。殘月水邊樹。此等皆俊楚。殊迫眞也。文章亦多佳議論。蓋以歐曾爲宗者。持節廣東日。於憲司作一亭。名之曰東風。自銘之。有曰。我亭斯兌。厥位面震。爰挹天和。庶濯吏忍。匪曰殘之。於以閑之。匪曰賊之。於以格之。又曰毋曰天遠。毋曰習頑。越嶺入海。皆人矣。吾兄吾弟。汝罪汝刑。予德弗貳。施諸彼罔憾。揆

諸我無恫。則雖刑官也。何害其爲東風。語意俱到。絕可愛也。愚昔喜而誦之甚習。亂離憂患。省記不全矣。憶嘗侍公席閒論文。公曰、近世文章。如王臞軒所作。行雲流水。亦自可采。然公此語、愚不解也。王實之特狂士。其文叫呼促迫。無溫潤深沈之氣。非中和碩大之聲。公當俛視斯焉取斯。初南豐先生曾公以碩學鴻文。師表一世。歿且一百年。易名禮缺。公寶祐立朝。因轉對爲穆陵言之。得謚文定。其後公薨。亦謚文定。異哉。

雲舍趙公詩

窮居無與娛。弱子戲我右。寧知千載前。不是桑榆友。今爲骨肉親。結愛豈不厚。不知後千載。當復如此否。且盡人間事。幽遠非所叩。此趙次山必邑所作飲酒詩也。次山爲白雲翁名子年甫十七。登進士第。需次杜門二十年不仕。博極羣書。爲詩文敏贍。而有風骨。嘗讀虛齋易通。以爲其旨未究。遂盡取諸儒易說。參會考訂。削其不合於道者。而一以三聖爲旨歸。別作易傳。多出新意。以發先儒之所未及。宏齋先生包公恢。見而大異其說。歎曰。是有功於吾易也。年近四十。始爲江西運使矩齋曾公顯茂辟置荐歷幕府。以至班改作邑登朝。出守撫州。會長江失守。時事已變。制置使黃萬石寓治於撫。闔郡不咸。竟爲黃所擠奪其郡符。以與參謀官任君弼翊龍。次山遂歸里。俄而盱撫以城迎降。次山避地於贛。未幾。鄉寓公吳允文淩奉密詔。以江西招討使舉義反正。結約次山。協謀興復。戰不利。允文奔漳州。爲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殺。次山解兵隱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終。其諸子死於兵疫無存者。僅存一女。可哀也。夫次山幼强記該洽。善

辨論。每講說經史及古今詩文。輒累千百言。成誦無凝滯。中年以後工唐律。鍛鍊精深。絕出風雲月露之外。平生著作極多。兵禍無一字存矣。其在贛也。猶閒道寄予一曲。感慨國事。其詞曰。倚西風。招鴻送燕。年華今已如客。青奴一餉貪涼夢。昨夜酒紅無力。愁似織。聽鳴蛩寒蟬話到情無極。舞衣春入歎帶眼偷移。琴心不斷襟袖舊時窄。紅塵陌。誰寄佳人消息。任佗珠網瑤瑟。金釵兩鬢霓裳曲。總是浪歌閒拍。長夜笛。且慢析。輕勻留醉酒壚側。煙青霧白望殘照。關河晴雲樓閣。何處是秋色。味其語意悲憤深矣。佗文多不記憶。尙竢博采。當續書之。

蜡社歌餘

蜡社歌餘者。吾鄉詩人黃伯厚載詩集也。伯厚自號玉泉。爲京西提刑寶章朱公夢吉之壻。以詩得名於嘉熙祐淳間。受知於丞相鄭忠獻公清之。仕至廣東兵鈐以卒。其集中有鍾馗觀鬼鬪蟆圖。傳誦一時。然由今觀之。未足爲妙。其妙者。惟陪侍丞相安晚先生。宿覺際寺。夜遇大風可畏。遂賦大篇曰。船頭落日如血紅。客言今夕當有風。空山夢回刺骨冷。纊被無力身如弓。但聞紙窗響窸窣。初憶空廚飢鼠出。忽然扉戶競開闔。猶謂偷兒入吾室。須臾嶽作號怒聲。鼉鼓百萬漁陽鳴。室廬動搖地欲轉。林木震吼山如崩。噫嘻異哉那有此。欹枕恍惚疑夢寐。應是錢塘醉未醒。翻海胥濤馳游戲。或者客寓紫塞旁。鐵騎赴敵古戰場。不然此處安樂國。何遽隉阢猶乘航。起來穴牖目如割。平湖已捲千白雪。乃知跋扈是飛廉。似妒晚來客饒舌。因思前年到黃岡。朔風搖江驚斷腸。曉將忍凍骨比鐵。壯士力鬪身如湯。此身彷彿臨皐上。一慼

還生百惆悵。長安貴人正酣眠。日高尙戀銷金帳。東窗未白雞未啼。相公自起燒松枝。此篇紆徐蒼勁。讀之殊有深味。其絕句則過長安渡有曰、重來已過十番秋。更十番秋欲白頭。無限舊時心裏事。青山殘照水東流。贛州道上見上墳者曰。翠樹青煙笑語稠。家家領客醉松楸。老翁哭子氣欲絕。行到前邨更轉頭。又曰。攫祭烏鴉噪晚田。草芽新染綠如煙。墓頭寂寂蟲鳴急。惟有春風舞紙錢。此數詩予自十二三歲時。已識其妙。常常口之不置也。又有讀舊稿龘吹集一絕曰。龘吹兒童事。重開已汗顏。更須留近作。待過十年看。亦自有味。其律詩如題大洪山曰。地當平曠易爲山。故得崔嵬漢沔閒。雲霧涌來無下界。樓臺浮起在中天。開窗時見雷霆出。隱几閒看日月還。更有鐘聲最堪恨。南風時到八陵邊。隨州沙谿詩曰。石路崎嶇石瀨鳴。峯巒回合小原平。桑麻積雨肥春壟。雞犬一邨喧晝晴。田婦共攜中飯去。樵童相喚上山聲。邊頭今有江南景。十數年來不用兵。題峴山曰。向來陵谷尙依然。放眼高臺萬象還。南國一池襄漢水。中原千古鄧唐山。斜陽淡淡飛鴻沒。芳草萋萋戍馬閒。前代英雄亦何許。棹歌日日過滄灣。此數詩亦可味也。鬬蟆圖詩雖不爲粹。亦漫錄於此。以見存古之意。誰椎酆都局。逸此魔十二。相羣鬬蟆供戲劇。綃墨何從拂其迹。兩雄鬬於前。四鬼相視欣欣然。小蟆對睨擁雙鄰。筠籠一蟆跳欲出。前者差壯一力肩。後者引索檄於拳。髯翁磬折目勝負。突眼老嫗探頭覷。就中黃叟如蹲鴟。破帽長袍吾老尠。隻眼直下看不市。諸鬼樂與吾翁狎。四丁更與蟆之魁。疾馳不能壓欲積。蟆肥於豚怒於虎。張頤縮項誇相顧。昔時唐宋失天經。妖蟆曾搖天眼精。今魔視蟆細於蟻。魔若跳梁那可指。羣陰膠凝互掀翻。六鼇頂戴愁顛連。但能伐魔飢

厥類。芟夷妖蟆談笑耳。僇妖之事植所司。何獨反與爲兒嬉。不惟失職縱姦宄。鬼禍如蟆將及爾。參軍參軍其然乎。或者好事丹青圖。諒應植笑玉川子。誅蟆未誅骨先苦。風悲雨凄天地愁。蟆鬼正是相雄秋。僅餘一目不可搖。我曷不可相娛說。會聞隔簾歌鬬鼈。山鬼性命摧紅牙。此篇規模布置。意度抑揚。亦非庸材所能及。第時失之麤。且結句苦不緊峭。故不得卓然名世。

鄧月巢遺稿

吾鄉前輩。鄧子大有功。心事粹夷。詩材清婉。嘗有玉山道上一絕曰、玉谿谿上雨聲乾。日暮東風客衲寒。數樹梅花吹作雪。行人猶自倚闌干。其情致殊蕭灑。又嘗客信豐。寄余詩曰。怪得寒鐙昨夜花。五更歸夢倏還家。多情兒女傷離別。爭挽征衫問鬢華。又曰。魚苗客子去成羣。野笑狂歌慢慢行。三十里頭齊頓住。聞官早過吉州城。又曰。錦衣戍卒豎霜矛。彈壓鹽丁過嶺頭。三月聞韶堪歎息。南中還是一年憂。又曰。嶺南咫尺莫如虔。和煖嚴寒別有天。一夜詩魂清到骨。曉霜封却釣魚船。凡此皆寫當時之景。而不待雕鐫。自然成韵。平生所作甚多。家學斷絕。無能存其稿者。今所錄。徒得之疇昔所記誦。而又缺落不完如此。重可歎也。公喜作詞。賦點絳脣曰。捲上珠簾。晚來一陣東風惡。△客懷蕭索。△看盡殘花落。△自把銀缾。賞酒成孤酌。△傷漂泊。△知音難託。△悶倚闌干角。△又嘗賦過秦樓一曲曰。燕蹴飛紅。鶯遷新綠。△幾陣晚來風急。△謝家池館。金谷園林。還又把春虛擲。△年時恨雨愁雲。物換星移。有誰曾憶。△把一尊試酹。落花芳草。總成塵蹟。△頻自笑。流浪孤萍。沾泥弱絮。有底困春無力。△銀屏香煖。寶篆波寒。又負月明今夕。△往事夢裏沈思。惟有罷襟淚。

痕猶溼奈垂楊萬縷不繫西風白日詞旨流麗富於情者也少舉進士累試禮部不中以恩補迪功郎爲撫州金谿尉得年七十以卒後學尊稱之曰月巢先生予近得月巢遺稿讀摘一二錄於此予後公三十年而生公不及輩行前予雅相愛重時與倡酬予見公氣象和平所謂德人之容使人意消故嘗喜親公噫死生之隔久矣擎卷懷舊爲之愴然予兄太史公掞屢試禮部不中晚以恩補迪功郎監建康府糧料院實祐內辰以薦者特召爲史館校勘時年七十有六矣子大以詩賀之曰秋堂風露聲吾伊青鐙一點昏兩眵蟫魚蠹紙老白日未識心字包黃義鱗膠飲盡霜兔泣儷花鬬葉紛奇姿少年輕裘吞秦衍俾睨六印京塵縞平生眼底胾糲秕自對春風樂沂水搜奇抉怪問子雲載酒歸來成獨醉金刀喜有南鄰翁曾吹蓼餘九霞峯白雲滿榻呼不起斜日倚杖酣秋容紫皇一夕下綸旨細祓丹鉛勘文字會將一語驚陽秋高人九天卑九地聖躬勤業琬琰儲不獨焜燿冰銜書兩朝蒐輯摩日月往往呼喝羣庭衢廬陵俊傑人莫賢南豐瓣香竟誰續西江浩浩流古今莫遣白頭愧青竹又送曾子華游贛曰丈夫達有遇出令走千里焚香玩太空宴坐塵不起云胡子曾子不自樂沂水風煙挾兩袖足跟倘芒履持被直承明三省良未已觀君氣如虹接湘亦可美昨年子長游落筆妙信史三蘇出岷峨文章仰歐子此行崆峒巔萬事寧足侈鬱孤有奇觀佳句公摩洗予生事斗室出若畏瀾鑿長安歌狹邪神鼎鑄螭魅窮通匪同途動靜實一理時止復時行願與參此義

隱居通議卷十

詩歌五

鴻泥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此東坡集律詩第一首。蓋和子由澠池懷舊也。注云。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此詩若繩以唐人律體。大概疏直欠工。然鴻泥之諭。眞是造理。前人所未到也。且悠然感慨。令人動情。世不可率爾讀之。要須具眼。

漱玉亭

東坡先生蘇文忠公題廬山漱玉亭詩云。高巖下赤日。深谷束悲風。劈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此等句語雄奇峭健。宜必有超軼絕塵之句以終之。而其末乃不過曰願從琴高生。脚踏赤鯉公。手扶白芙渠。跳下清泠中。且意度卑甚。殊無歸宿。興起句如出兩手。豈非坡公天才橫縱。肆筆成書。非若拘謫者以排布鍛鍊爲工。故若是邪。是以朱文公嘗論坡公作歐陽公文集序。首云。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此數句可謂偉甚。而末乃云。詩賦似李白。敘事似司馬遷。則首尾輕重。殊不相稱。然則此獨非老先生文章

之徵瑕歟。老杜則不然。

林艾軒評百家詩

艾軒云。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踏著實地。謝元暉陶元亮輩人。名不虛得也。毋怪杜子美每每起敬。子美豈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賓客。韓柳數家。又如韋蘇州、劉長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却別有說。

後邨論詩有理

後邨序竹谿林公希逸詩。有曰。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入宋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沈。加鍛鍊。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掩麤。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竹谿詩、比其師稿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天下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後邨、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一句。最道著宋詩之病。然其自作。則亦有時而不免。豈知而故犯者邪。遲晦二字。亦道著艾軒之病。

劉五淵評論

太白以天分驅學力。少陵以學力融天分。淵明俛太白而差婉。山谷跂子美而加嚴。晚唐學杜不至。則曰詠情性。寫生態足矣。戀事適自縛。說理適自障。江西學山谷不至。則曰理路何可差。

學力何可諉。寧拙毋弱。寧核毋疏。茲非一偏之論歟。

刪後詩四家。淵明詩之佛。太白詩之仙。少陵仙佛備。山谷可仙可佛。而儼然以六經禮樂臨之。雖有作者。莫可及矣。

詩家門戶。李黃微若可尋。陶杜未易湊泊。而陶爲尤甚。故李杜視陶。又有分數。

融騷選唐者、半山。駕騷選以軋唐者、黃陳。混騷選以泊唐者。梅歐蘇。宋詩視唐爲雜。南渡後爲尤雜。

唐自少陵外。大抵風與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頌長。

古詩一變騷。再變選。三變爲唐人之詩。至宋則騷選唐錯出。山谷負脩能。倡古律。事寧核毋疏。意寧苦毋俗。句寧拙毋弱。一時號江西宗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也。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貴精不求多。得意不戀事。可豔可澹。可巧可拙。衆復趨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楚騷、詩變也。而六義備。樂府、騷變也。而興頌兼。後世爲騷者比而已。他義無也。爲樂府者風而已。興頌無也。

古詩已不能禁風雅之不變。刪後有作。可求備乎。此選與唐百家。不害至今傳也。

山谷工用事。雄說理。江右由是成派。其究雅多而風少。少陵讀五車。倒三峽。吐驚人泣鬼之句。岱嶽岳陽。眞能籠乾坤萬里於一詠之內。千古吟人。望洋興歎。及坡谷以道眼評之。見趣又別。坡稱子美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山谷贊杜曰。煎膠續弦千古無。至落筆九天上一語。則屬之陶何哉。

山谷既以落筆九天贊淵明。其自述則曰。蒲團日永鳥吟詩。鑪薰一炷細參之。猶欲傳蘇州心印。至坡老、直謂李杜雖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惟韋應物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悲夫。二公豈非才雄學贍。追方李杜。有餘。少退羨陶韋不足。方將造忘言之妙而悲蠭萍之不盡化歟。

奇韻

近見有以日原本「缺字。有作狱者。與下狱字亦罕見。並用句不合。字爲韻者。古今詩未有押此一字。蓋甚新也。狱字韻亦罕見。有用者。予近有詩曰。羽蠹金章映坐狱。或亦謂其稍新。

趙信國桃符句

趙信公葵鎮淮揚日。有桃符句云。日耀旌旗開大閫。風傳鼓角到中原。後句甚佳。是時余制帥玠鎮蜀。亦有桃符句云。威行玉斧山河外。春在金符掌握中。可以相埒。唐裴晉公度守東都。劉賓客禹錫賀詩有曰。萬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閎偉尊壯。可備桃符也。按玉斧事。乃宋太祖開基時。閱輿地圖。偶持玉斧。因以畫其分界。今省記不全。玉斧非刀斧也。乃金杖子。約長四五尺。以玉片冠其首。人主閒步則持之。猶今杜杖之類。神祠中素繪儀從。猶或存此。

杜牧之湖州詩

嘗讀太平廣記。載杜牧之湖州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

滿枝。今觀麗情集。則曰。自恨尋春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捭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大意雖同。而前詩似勝。若論紀實。則後者爲是。尙當求杜集正之。

柳香

近見臨川葉宋英有贈行詩曰。柳香何處春風店。酒醒月明聞杜鵑。絕愛其興致淸婉。後見太白詩有云。風吹柳花滿店香。乃知有所自來。特未知柳果有香否。

蠶蛾詩

記兒時。嘗聞人誦蠶蛾詩。頗有思致。今猶能記。開爲諸孫誦之曰。自家纏裹一堆堆。鼎沸方知身是災。僥倖成蛾還棄擲。更敎明歲早歸來。蓋江南土俗。每遇蛾蠶卵後。卽送之長流。祝曰。蠶蛾兒。蠶蛾兒。明歲早歸來。

義試詩

往昔江南承平時。鄉里諸齋開出題示學者。賦絕句。考殿最。有極精巧者。是時俱名曰義試詩。嘗鈔錄成帙。亂離失之。今猶記其一二。有湯淸伯賦夾竹桃曰。芳姿勁節本來同。綠蔭紅妝一樣濃。我若化龍君作浪。信知何處不相逢。又某人賦蒲萄月曰。春藤上架翠成窠。顆顆光凝晚景多。疑是紫宮開夕宴。結成珠帳待常娥。賦孔明草廬圖有曰。南陽高臥屈將軍。往事留傳水墨昏。莫訝軸開茅屋小。箇中藏得漢乾坤。雖只體貼描畫。然妙處自不可泯。革命後。曾唯仲賦草意有曰。輦路淒淒隔歲華。王孫望斷怨天涯。庭空

煙雨無人管。那有閒情襯落花。傷時懷舊。令人悽然。又贛曾蒼山嘗賦楊妃襪曰。萬騎西行過馬嵬。凌波曾此墮塵埃。莫言一曲香羅小。踏轉開元宇宙來。

韓陵陽論晚唐詩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止可遠聽。而其理則不可究。此陵陽韓子蒼室中語也。允謂深中宋詩之病。近世劉後邨亦謂宋三百年人各自集。詩各有體。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皆至論也。其後劉須谿則又云。後邨所短。適在於此。可發一笑。

琵琶亭詩

諸呂家於江州。仕宋累朝。窮富極貴。中外鼎盛。及北兵至。自文煥而下。相率納款。無一人抗節報國。其後有題詩於琵琶亭者。一日呂老見之揮淚。其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尚留餘韻入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船。語意深婉。信佳句也。且有關於世道。或云燕五峯右丞、偕龍麟洲謁呂文煥酒酣、命麟州賦詩。以琵琶亭爲題。麟州賦此譏之。呂老納賄請改賦。既而好事者流傳。

義燕詩

金、會昌五年。田器之帥師沙漠。有燕子巢其土屋秋社前。戲以帛題詩云。幾年塞上負艱危。何事烏衣亦此飛。朝向沙場如有故。暮投茅屋似相依。君憐我處來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

去我何歸。用蠟封裹。繫於其足。至泰和四年。移上黨幕府。時已十年。忽於合翠堂見雙燕。一飛戶牖。一棲硯屏。器之見其足有所繫。解之得舊詩。遂繪爲圖。當時吟咏甚富。今師孟郎中。乃器之嗣賢也。復求諸公賦之。予欲效顰而未能也。姑記其事。

弔李冥齋詩

相士葉秋月。誦北人崔參政弔潭帥李冥齋詩曰。一夕司空撫御牀。祖龍未死國先亡。只緣西楚無堅壁。致使南州總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冥齋萬古姓名香。我來不見先生面。獨對西風酬一觴。

無名好詩

嘗記人誦一二詩皆好。而不知其姓名。上元詩云。天碧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浸樓臺。誰將萬斛金蓮子。繫向層城午夜開。茶詩云。山谷雲濃春雨多。曉來四野布干戈。鎗旗不染匈奴血。留與人間戰睡魔。又感時一首云。莫厭追歡買笑頻。沈思離亂可傷神。開時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能幾人。此唐末五代時人所作。讀之殊愴然也。

釘時

宋開慶己未。丁大全。緣宦者董宋臣得相。不愜人望。江西路分繆萬年賦釘詩以刺之。大全大怒。繩以法。配化州。其詩云。頑磺非銅剛樣堅。寒阬纔離亟趨炎。十來槌打隨成器。一得人拈却逞機。不怕斧敲惟要入。全憑鑽引任教嫌。休言深處難抽拔。自有羊騶與鐵鉗。

豆腐詩

宋咸淳閒。吉州龍泉縣。有賣豆腐王老者。年八十有六。平生朴素。不識字。忽呼其子。告以欲歸。令代書豆腐詩曰。朝朝只與磨爲親。推轉無邊大法輪。碾出一團眞白玉。將歸回向未來人。言訖坐化。詩意亦有味也。

夢中得詩

叔長秋麓先生無子。以外族仲弁汝素爲後。既卽世。仲弁本生家曰兄曰弟。盤踞於其室。晨夕香鐙弗顧也。一夕秋麓見夢仲弁。有怒色。索紙筆遂書一詩。示之曰。花邊臺榭柳邊城。此日相逢各自驚。曾憶當年燈下語。如今辜負隴頭春。詰朝仲弁焚香謝過。遷其若兄若弟別室。仲弁涕泣與予言之。予謂世人云。夢生於想。子平日不學。非能吟者。心想之所不至。今詳格調句法。甚類生前之作。則幽冥之怒深矣。孰謂有死生之分哉。

揚州上元鐙詩

賈似道鎭維揚日。上元張鐙。客有摘古句作鐙門詩者。曰。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衆稱其切。吾嘗以爲此必葯州廖瑩中所爲也。唐人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又唐人登第詞曰。揚州十里小紅樓。盡捲上珠簾一半。皆本郡事也。

山谷達論

山谷有短句云。三公未白首。十輩擁朱輪。只有人看好。何益百年身。但願身無事。清鐏對故人。此達者之論。足以警世。

賦詩誤用事

南唐李後主煜、崇信浮屠法。刑政多弛。有司奏死刑。若遇其齋日。則於宮中佛前然鐙以達旦。爲驗。謂之命鐙。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近世臨川曾景建極。賦金陵百詠。有曰。五詳三覆始施刑。明滅蘭膏豈足憑。可惜當年殺嚴續。無人爲益決囚鐙。按續字興宗。馮翊人。徙家廣陵。因父蔭仕南唐。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以不附宋齊丘。爲元宗景所知。兩登相位。盡忠不貳。後以言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後主以其國戚。遣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衰正。辭氣忼慨。不及其私。翼日卒。謚曰懿。續始終全美。未嘗被殺也。曾公大詩人。亦不免誤用事。

隱居通議卷十一

詩歌六

興亡歌詠

漢高帝大風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宋太祖咏日出之詩曰。欲出未出紅剌剌。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盆。趕退殘星逐退月。陳後主之詩曰。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南唐李後主之詞曰。櫻桃落盡春歸去。蹀翻輕粉雙飛。又曰。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萋迷。合四君之所作而論之。則開基英雄之主。與亡國衰弱之君。氣象不同。居然可見。

詩句寫太平

李文定公昉禁林春日詩。有曰。一院有花春晝永。萬方無事詔書稀。歐陽文忠公送田秦州詩。有曰。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文忠公、和熙河帥蔣穎叔上元詩有曰。永夜出游從萬騎。諸羌入看擁千層。凡此皆可想見昔日太平氣象。每讀此詩。令人慨然。

吟咏誅姦

一代之亡必有一誤國者爲人所指目見於吟詠自唐以來賦者多矣雖機軸不免相同然誅姦訣於旣死誠千古之一快不可議其蹈襲也如唐彥謙詠文惠宮人云認得前家令宮人淚滿裾不知梁佐命全是沈尙書李泰伯覩詠漢宮云哀平外立國權分只爲當時乏嗣君試問莽新誰佐命祇應飛燕是元勳鄭毅夫獬詠范蠡云十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趙漢宗詠張麗華云陳事分明屬綺羅香塵吹盡井無波行軍長史何勞怒次第論功妾更多予叔長秋麓翁咏陳後主亦云晉王前殿賀平陳從此江南雨露均四百年間重混一誰知江令是忠臣宋之失國賈似道爲之也余竊嘗爲之詩云三百年餘歷數更東南萬里看昇平黃金臺上麒麟閣混一元勳是賈生

半山詠楊雄

王荊公論楊雄云九流沈溺道眞渾獨溯頹波討得原又云千古雄文造聖眞眇然幽息入無倫雄仕漢朝非正州縣微官而已也美新投閣臣節不終律以名義蓋有玷焉而前輩諸賢亟稱之昌黎公以雄爲聖人之徒南豐曾文定公以雄爲合於箕子之明夷司馬文正公親注法言尊雄甚至水心葉公著習學記言譏評古今無全人矣獨於雄傾心焉今荊公之詠又以聖眞許之諸老豈許其文學略其名節耶夫學者固將學爲忠與孝也雄大節若是雖學洞天人文貫經史抑末矣湘東金管不爲子雲屈也近世惟馬子才著論以聲雄之罪又有陳黯者亦有是言予不幸生非盛世逢此更遷目擊叛降滔滔皆是故於雄之事蹟蓋三歎焉近觀後邨劉潛夫詩話有一論攻雄之短劉蓋出於賈似道之門者其人固非名節

士也。乃識大義如此。或者曰。南豐先生合於箕子明夷之言。不爲無見。學者必知人論世而後可也。當詳參之。

半山讀蜀志

荆公讀蜀志詩云。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向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夫曹瞞父子挾姦雄之資。蓄篡逆之計。弑帝后。竊神器。漢室之賊也。稍負志節者。皆欲食臂誅之。昭烈帝室之胄。武侯爲輔。首扶名義。必報國仇。雖大勳不成。而魏之君臣。畏蜀如虎。終其身不得奠枕。萬世之下。忠臣義士。猶得藉此以維持世教。則昭烈懿識。孔明盛心。固與日月爭光矣。荆公乃咎其爲紛爭。而俾爲求田問舍之舉。何其闇於名義如此。朱文公嘗議司馬溫公作通鑑。不應尊魏爲正統。而書諸葛亮爲入寇。且曰使溫公在當時。必去仕魏。吾亦曰。使荆公在當時。亦必從魏矣。眉山李氏云。公此詩於理未安。蓋興復之義。天人所同。不可以紛爭議之。允謂名言。然反覆此詩。其意蓋深痛劉禪之不克嗣業。故歎息於紛爭之徒勞也。是又不得以辭害意矣。

半山讀後漢書

荆公讀後漢書云。黨錮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幾微。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公之意。蓋有取於申屠蟠之知幾。而深致歎於蕃武之蹈禍。未爲非也。然蕃武忠君愛國。辭嚴誼正。不暇自卹。故蹈危機。其失在於疏闊。忠憤慷慨。日爭嚴此。豈可厚誣者。人人如蟠。信明哲矣。一諉諸天。如王室何。荆公持

論。多不猶人。如哀昭烈之興復。謂其不爲許汜田舍之計。惜蕃武之忠義。謂其與天爭漢室之亡。皆有感乎其言之也。

唐宋詩意同

唐人詩云。昨日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劉貢父云。惟有南風舊相識。徑開門戶又翻書。荆公云。閒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埽門。賀方回云。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四詩意雖相近。然論其自然。則荆公貢父所作爲勝。

又

唐戎昱詩云。寒江近戶慢流聲。竹影臨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荆公云。三年衣上禁城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滄波秋萬頃。扁舟長載夢中身。又云。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南鄰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又有陳洙題御史臺壁云。清朝無事諫章疏。竊祿經年臥直廬。惆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谿居。後有崔球妻一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此數詩皆同一意。若其品格。必有能辨之者。

二詩懷舊

荆公題永慶寺雩遺墨後云。遺骸豈久人間世。故有情鍾未可忘。陸放翁題沈園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二詩皆懷舊感愴之意。而陸失之露。

半山絕句悟機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韓詩也。荆公早年悟其機軸。平生絕句。實得於此。雖殊欠骨力。而流麗閒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其後學荆公而不至者。爲四靈。趙靈芝、翁靈舒、徐靈暉、徐靈淵。又其後卑淺者。落江湖風斯下矣。荆公之子元澤。嘗有詩曰。一雙燕子語檐前。病客無憀蓋日眠。開徧杏花人不見。滿庭輕雨綠如煙。殊有乃翁詩格。然其人極不足道。

黃陵廟詩

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此陸士規題黃陵廟詩也。興致深長。殊有唐人標格。然其人客秦檜之門。有不足道者。故其名不傳。

三賢堂題咏

嘉定閒。袁韶以戶部尚書知臨安府。大榷酒利。雖湖上三賢堂、亦令賣酒。有題詩於壁者曰。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冷落在湖邊。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袁韶辦酒錢。韶聞而媿之。幾住賣。韶、史彌遠之黨。聚斂臣也。小人無忌憚。烏知三賢。

謝君澤詩

杜鵑呼我我歸休。陸有輕車水有舟。笑殺西湖湖上客。醉生夢死戀杭州。此謝君澤題於湖上之詩也。時賈師憲居西湖。疑此詩譏己。陰使人害之。君澤覺。急投身呂師夔獲免。君澤名雨。信州貴谿人。有文名。兄

君直名枋得文筆尤奇健雖擢科第亦以素譏議賈中遭貶責仕宦蹉跎而勁直不懾亦奇人也師憲以父忠肅公故且緣賈妃得早貴盛年歷臺閫以至宰相穆陵妥駕受遺定策拜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倦趨常朝自請於都城外葛嶺賜私第占湖山天下之景積富累貴窮奢極侈既猶以爲未足乃即湖上創道堂殊壯麗日糜雲水道人數百輩於中頻設齋襯覬得神仙焉嗚呼無厭甚矣既爲相又求仙儻遂所圖是神仙可以富貴得而蓬瀛亦爲逋逃藪矣

誠齋詠徐孺子

誠齋先生楊文節公詠徐孺子云南州一高士東漢獨清風此兩句辭峭而意足無能及者繼云故國已禾黍荒阡猶石翁則幾於刻畫不及前聯矣

謝法曹詩句

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此兩句見歐詩中注云謝法曹所作惜不知其何名蓋佳句也

奪胎換骨

唐劉禹錫作柳州文集序云韓退之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崔謂崔瑗蔡謂蔡邕山谷啄張文潛詩亦用此意有曰鼂張班馬乎崔蔡不足云其善于奪胎換骨如此而世或未之知也

詠梅詩詞

瘠骨棱棱瘦欲飛業根猶戀愛梅非夢魂夜夜尋花去時帶寒香踏月歸此陳伯西詠梅絕筆也伯西吉

之泰和人學楊補之作梅其酷嗜如師而得筆外意作推蓬圖或半樹或一樹橫斜曲直莫不天成而詩尤清苦世言補之未嘗作半樹梅惟伯西喜作半樹余藏補之醉筆扇面後有玉燭新梅詞一闋補之自書筆法槎牙可愛獨恨未見伯西梅耳其詞曰荒山藏古寺見傍水雲開一枝三四蘭枯蕙死登臨處慰我魂銷惟此可堪紅紫管不解和羹結子高壓盡百卉千葩因君今脩花史昭華且莫吹殘待淺檻枯牀寫交形似此時胸次疑冰雪洗盡從前塵滓吟安箇字判不寐勾牽幽思誰伴我香宿蠭媒光浮月姊右玉燭新紹興乙亥歲子楊子所作後三年當予亡命蕭永言同醉見予舉似急索紙而恨無敲冰玉屑以備惡語予乘狂興信筆不覺盈軸他日非具眼好事者勿輕予之永言頗領略是語然永言子孫衆多又以藥石積陰德必有高其門者應能爲我入石以廣之冬十一月望鐙下補之書

窗閒句

嘗記何處窗閒有人書云近來黑白無分曉墨作梅花賣得行句雖淺近亦有味也後始知爲蕭冰厓詩

唐宋及第詩

予舊嘗見壁閒一聯云利市闌衫拋白苧風流名字寫紅箋甚愛之不知誰作今乃知爲王黃州禹偁賀人及第詩也唐進士科甚貴初登第卽以紅箋書名見人又唐薛能詩莫欺缺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紅綾餅餤亦是唐新進士時事

觀邸報題詩

丹瑕先生張誠子自明嘗有一絕句云。西風颯颯雨蕭蕭。小小人家短短橋。獨倚闌干數鵝匹。一聲孤雁在雲霄。前題曰觀邸報。見者輒不解。曰觀邸報而其詩若此。何也。有一士獨太息曰。此詩興致高遠。眞得作詩之法。何也。彼以觀邸報爲題。而其旨如此。甚不難見。風雨蕭颯、興國事風塵也。小小人家、興建都錢塘僅得一隅也。短短橋、興朝廷無長策濟時也。獨數鵝匹、興所屬意者皆汚之人也。雁在雲霄、興賢者高舉遠引也。當時必有君子去國。故爲是語。試以此意吟咏則得矣。不然則詩與題奚關哉。此蓋善于評詩者。大抵詩以興意爲主。是誠可爲作詩法。

坡仙詩句

東坡詩句云。近來天氣應難料。向煖猶須御夾衣。玉泉黃伯厚亦有絕句云。社寒比臘更清嚴。花蕊蕭疏半欲緘。過手重裘猶得力。莫將晴煖信春衫。二詩意雖同。然論其醞籍。則黃句爲勝。

辨秋胡婦

秋胡婦一事。顏延年首詠之。有曰。峻節貫秋霜。近世豐城陳壽父傑賦曰。長旦走縣薄。盛年羞乞播。託身未分明。一隔五暑寒。中堂幸有姑。力養可忘年。春月蠶事起。采桑道旁阡。懷金者誰來。用稟陳甘言。此物奚至哉。妾心炳如丹。反舍尙三咂。欣聞蓁砧還。胡然道傍金。乃在阿母閒。嘗經挑桑婦。還以奉慈萱。歡飲豈不歡。伉儷難爲顏。反覆重子汚。濯之淸泠淵。誠雖匹婦諒。微義不猶完。又有寧都蕭立之等賦。序曰。秋胡婦事見傳記。顏延年作詩高之。夫卻行道者之金。信其潔矣。然憤其夫之說桑婦而卒以是死焉。推此

意也。無亦類世所謂妬婦者耶。因歌之曰。君家作婦五日强。錦衾未煖鴛鴦牀。阿郎遽作遠游別。五載菽水空襦裳。采桑忽忽春風陌。郎歸相逢不相識。探囊贈妾雙黃金。妾心如水介如石。阿郎歸來坐堂阿。低頭相視默不言。郎心如此不易保。醜君一死滄波寒。稜稜峻節秋霜句。斷簡風流映千古。後來一種可憐人。却遣江津名妒婦。陳號自堂蕭號冰厓。皆江西名詩人。一取其義。一疑其妒。吟箋濺然。皆足以發所欲言之意。然以予考之。古或無此事。特著書者之寓言耳。若以理推。則新婚離別。若少陵所詠。近於征役峻切。勢不得已。容有之也。今秋胡子不過爲仕宦而往陳。非有迫促于其後者。何五日而遽別邪。王者之制。新婚者期不使。雖官府猶諒其燕好方新而寬之。況游宦之權。遲速由己乎。自魯至陳。道路不至懸遠。何至五年而不歸。獨不可謁告省其親乎。既婚五日矣。猶不認其妻之容貌。非癡人乎。夫既曰癡矣。路途桑女。又何爲近之。是不癡也。則未必不認其妻也。既別五年。想其侍養。其紡績。其理家。叢挫不止蠶桑而已也。當其采桑勞苦備至。顏貌必非若初嫁時矣。以顧頡時。猶出金桑下以相挑引。則新婚少艾。又何遽舍而遠游乎。考古如訊獄。必深求其情而後可。意者古人創此一段奇事。以警後世。而詩家取以作題目。發吟思耳。武成周書也。去春秋戰國同代而未遠。又經聖筆親定。孟氏猶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詠史

盱江李先生覲。咏漢史有云。試問莽新誰佐命。祇應飛燕是元勳。此意甚新。後白雲趙宗丞崇嶓。詠張麗華亦云。行軍長史何勞怒。次第論功妾更多。詩意一同。按隋書。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率

師伐陳。以高熲爲元帥長史。師渡江。高熲先入建康。首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然隋之得以滅陳。則麗華力也。

又

漢成帝以淖方成爲披香殿博士。時趙飛燕之妹趙昭儀方幸。方成見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故白雲翁之詩曰。甲帳初停燕子飛。小雛相趁共差池。春風吹水粼粼長。又有披香博士知。

五言絕句難工

五言絕句最難工。蓋字逾少而意逾長。乃爲有味。近世所刊。有一二絕佳者。如楊韶父古意曰。江南望江北。人去竟難招。春水無期約。年年到小橋。李商卿晚春曲曰。春欲歸何處。流鶯也不知。只應江上水。暗與落花期。姚令威僧房晝寢曰。薄薄簾櫳日。陰陰殿閣風。無人驚午夢。雙蜨下花叢。趙漢宗折柳詞曰。行人須折柳。折取最長條。明日天涯路。無人看舞腰。此數詩。皆妥貼閒適。有天然自在之趣。可以吟諷。

詠墨梅

近世有詠墨梅者。一詩云。高結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又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金簾不著闌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評詩者、謂去題太遠。不知其咏何物。簡齋陳去非詠墨梅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

曹元象云憶昔神游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評詩者亦以爲格調雖高去題終遠予謂後二詩尚見髣髴前二詩委是懸遠然却是好詩只欠換題目耳坡翁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亦可執此語以自解

疊山自況

宋末賈似道柄國弄權已甚疊山先生謝枋得賦一詩自況曰手撚琪花吹玉簫至人長與道消搖黃雲白鶴無拘束閒習吳兒弄晚潮其婉娩沈著有唐人風致若其自處亦甚高矣其傷時亦甚隱而切矣

隱居通議卷十二

詩歌七

文丞相采薇歌

文丞相天祥至公血誠。捐軀死國。忠義之節。照曜古今。固不以文章爲存亡也。然近日書市刊其采薇歌成帙。易其名曰吟嘯稿。皆丞相戰敗後被執過北時詩。實多佳句。謾摘於此。亦可因其詩以知其心矣。出嶺同誰出。歸鄉如此歸。被執出南安軍作。如此歸三字。最有深味。今繆者誤刊作如不歸。則意味索然矣。

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萬安晚渡。

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寄里中友。

風雨宜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安慶府。

方誇金塢築。豈料玉牀搖。國體眞三代。江流舊六朝。鞭投能幾日。瓦解不崇朝。千古吳山恨。西風捲怒潮。

魯港乃賈似道潰師處。此結句絕妙。

健兒徙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谿月。偏於客有情。建康。

蒲萄肥汗馬荊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溼洞庭秋水波江行有感

英雄遺篁晚天地暗愁新眞州

庚子江南夢蘇郎海上貧呈中齋

禾黍西風夢川原落日悲斯文今已矣來世以爲期同

一彎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過召伯

芳草中原路斜陽故國情小清口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桃原道中

野闊人煙小日斜駒影長崔鎭驛

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汶陽館

欲鞭劉豫骨煙草暗荒邱東平

土花開國舊風絮渡江前過梁門

更和天塹失回首慘嘐鵑同

芳草江頭路斜陽郭外邨池州

七言

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回越王臺

巡遠初無兒女態夷齊宵作稻粱謀黃金市

丹心不改君臣義清淚難禁父母邦泰和

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西山但覺日初陰隆興

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金

眼裏游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早秋

江海無情游子倦歲年如夢美人遲晚起

客情恰與秋俱半人影何如月倍圓中秋

青牛過去關山動白鶴歸來城郭荒蒼然亭

古體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云云

我爲綱常謀妻子不得顧過淮河

衣煙露自乾鬚寒冰欲凝將軍戴鐵笠壯士敲金鐙發宿遷

自別張公子嬋媛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世稱風流我游彭祖門來弔楚王閭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

蛾眉代不乏埋沒安足論因何張家妾名與山川存自古皆有死忠孝長不沒但傳美人心不說美人色

徐州燕子樓

長陵有神氣。萬歲光如虹。有時風雲變。魂魄來沛宮。往縣歌風臺
軒冕委泥塗。衰繡易氈毳。百年雜醯好。始酹四方志。發潭口。
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平原。
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芒芒煙草中
原十。公死於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靈行天。同前。
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元德已千年。青煙繞故宅。道傍爲揮淚。裴回秋風客。天下臥龍人多少空抱膝。
樓桑。
世以成敗論。操懿眞英雄。孔明。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東門長嘯兒。爲避一頭地。何哉戴若思。中道奮螗臂。豪傑事垂成。今古長短氣。
祖逖。
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顏杲卿。
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爲賊游說。張巡。
予每讀文丞相詩。味其情思。想其風景。令人悲不自勝。爲之悵然。廢卷竟日。

道體堂刊文山集

文丞相人品科名官爵。俱爲宋朝第一。不必論其詩文。自有與天同壽者。然觀道體堂所刊文山集諸詩

中。惟基詩四絕頗佳。其一爲周子善言蕭耕山象弈能勝二劉。不覺敗於子善。子善又敗於我。詩曰。螗臂初來攫晚蟬。那知黃雀沫饑涎。王孫挾彈無人處。一笑琱盤屬玳筵。其二爲耕山言老夫又敗與子善。詩曰。射虎將軍髮欲枯。茫茫沙草正迷途。小兒謾取封侯去。還是平陽公主奴。其三爲劉淵伯言。所畏惟吾與子春耳。詩曰。坐踞河南百戰雄。少年飛槊健如龍。世間只畏兩人在。上有高公下慕容。其四爲劉定伯言。與淵伯上下也。詩曰。擊柱論功不忍看。築壇刑馬誓河山。當年灌絳知何似。只在春秋魯衞間。此四絕雖是比體。亦自兼興。可以諷詠。餘不及也。又慶羅母百歲。有一律曰。麗日萱花照五雲。升堂風采見乾淳。蓬萊會上逢王母。婺女光中見老人。雨露一門華髮潤。江山滿坐綵衣新。只將千歲苓爲壽。更住人間九百春。詞雖直致。意頗滿足。猶記丁丑戊寅年間。傳到一絕云。丞相揚州城下所賦。其詞慷慨激壯。非佗詩人所能言也。黯雲霜霧暗扶桑。半壁東南盡雪霜。壯氣不隨天地變。笑騎飛鶴入維揚。

讀文山詩作

李明通謙思。信州人也。少以書義補入太學。而論工。策尤工。每試多占魁列。當時策體爲之一變。後累試積分至優等上舍。爲釋褐狀元。授泉州推官。歸。時事改更。隱居鉛山。近有錄至所賦一章。筆力甚健。名曰讀文山詩作。南人不識兩膝貴。曲摺百態卑且勞。斯人護膝不護頭。甘以頸血黏弓刀。蟠弓孤憤劈不碎。殺氣千丈纏旌旄。援枹親鼓盡南八。背水更用蚤下鑱。俘來祝墨吐神語。咄咄尚與天爭豪。須臾赤日滅顏色。元雲莽眺風摻搔。或言巨靈收拾付眞宰。讀罷拊臆生長號。又言豐隆列缺對愁絕。疾指玉鞭鞭六

鼇雨瓢倒翻水怪舞斗極橫軋天籟號憐伊肝膽苦復苦誓見曩日眞離騷劫灰滿地莫挂眼蓬萊雖遠容輕舠長驅瘞鬼尙堪戰儘閒未許飛僊敖乃言廢興在爾不吾與吾死吾主吾焉逃魯叟聞言拍掌笑斯人六經爲骨爲皮毛斯人卷取六經去只將臞本傳兒曹

艾軒吟詠

艾軒林公光朝詩不多別爲體壓卷如東宮生日詩頗富麗其詩曰北闕雲爲堞東明玉作宮猗蘭迎曉日僊掌倚晴空笙律隨鳴鳳朝儀趁彩虹黃麾初入杖青桂自成叢冠屨分前後圖書考異同商盤如目擊義畫自心通慈燕來三殿驩謠在九功長秋傳夜飲京兆報年豐弈弈還嘉祐緜緜想建隆庶僚何所祝再拜續維熊又有癡頑不識字歌一首荅許叔節曰平生讀書如風過耳歲月共流轉如礪復如螳一如人嚼蠟而不見其味又如弄孤杵連夜不成米又如過羊腸十步復一止見君詩舌如縮怪怪奇奇如懸崖萬仞盤龍古樹枝又如生馬不施控百馳又如錦苔封幔峴山墮淚碑又如玉關客血生老屋衣盧仝孟郊骨已朽眼精頭顱孰傳授與君往還歲月久比來春風入我牖便覺庭前草木有生意跨蹇驢出古寺欲訪子雲問奇字想許公之詩必奇怪如盧仝輩故云爾生女一首曰貧家生一女蟋蟀催寒杵富穴生一女煖風來玉樹富家生女纔及笄阿官門前新築堤貧家不生女飯牛小兒安得妻荊釵玉瑞各隨分醉中之天無高低乞貓有曰寧可時時被鼠煎狂猫一夜不成眠廣南六月官軍到見說人家斷火煙送陳應求侍郎俊卿赴泉州序云昔侍郎蔡公嘗大書於洛陽橋之上今侍郎過洛陽當摩挲此石也

某送別到惠安賦詩云百片牙旗水面長蔡邕題在刺桐鄉十年栖酒開雲樹一樣官銜過洛陽我亦攜家緣送客誰能埽地自焚香野橋衝臘寒梅白莫要登臨憶侍郎

梅邊集

頃壬辰癸巳歲有臨川朱兄浚過訪出其詩曰梅邊集以惠教予愛其流麗穩熟不作寒乞語爲跋其後已而與之賡酬則與集中作大異豈謀野則獲與蒙被作文性情各有所宜邪然極愛之爲摘其句

七言律有云寺鐘城鼓兩相和共醉煙關感慨多堤柳垂金春幾許檐花鳴玉夜如何春夜西湖

西風落葉長安夢晚節寒華老圃心京師九日

玉帳分兵賦采薇梅華吹雪上戎衣將軍意氣中江楫丞相功名采石磯送人巡江

紅雲近處催班急只侍春前奏凱歸同上

蓬萊春思重雲上江漢秋情十載前謝方碧虛

金塞霜氣山無虎劒動星光水有龍平江虎邱山

皇帝當年第九春宮符仍詔刻麒麟軍咨祭酒金臺客國子光生鐵壁人送吳制參赴麟棡

明明采石兵前樣參贊歸來卽近臣同前

落花水煖千船聚芳草春深一鶴歸南浦夜泊

氷車已過塵迷路漁網纔收月滿船枇杷亭

五言不多。皆穩熟可觀。如海燕故人意。杜鵑游子心。次韻。

故里千山隔。終年一字無。訪舊。谿月知相憶。江雲約共吟。夜船書一紙。飛過赤楓林。寄友。幾州陵變谷。經月雨爲霖。世事今如此。西風動客心。秋日西湖。

絕句有贈賈墨呂雲叔訪陳煙山詩曰。僊宗傳訣自分明。未數當年老樹精。一片紫雲光滴滴。丹堪成就幾公卿。又曰。蓬萊僊子世偏珍。琮璧多攜問楚津。若向積煙峯下過。殷勤傳語臥樓人。都城初秋。和趙京倅詩曰。從來美玉價連城。結佩乘風十二京。攜上晴嶸今有約。好留彩筆調清平。暑夢蟲蟲似醉中。片雲挾雨過長空。不知秋色來多少。分數煖涼卜晚風。宇宙清愁望眼中。誰將涼雨借龍公。秋風夜入關河迥。破賊紅旗轟曉空。凡此皆流麗不塵。更增骨力。便可名家矣。

隱居通議卷十三

文章一

古今類編

古今類編詩文如梁之文選。唐之文粹。宋之文鑑。雖篇帙浩博。可以考見累朝文字之盛。然俱無統紀。至近世眞文忠公編類文章正宗。分爲四門。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歌詩。去取有法。始爲今書。足以垂訓不朽。如宋初編文苑英華之類。尤不足采。或謂當考削平諸僭。其降臣、聚朝多懷舊者。慮其或有異志。故皆位之館閣。厚其爵祿。使編纂羣書。如太平御覽廣記、英華諸書。遲以歲月。困其心志。於是諸國之臣。俱老死文字間。世以爲深得老英雄法。推爲長策。以予觀之。是惟無英雄爾。果有英雄。此何足以束縛之。彼以繙閱故紙。尋行數墨者。謂之英雄。寧不足笑邪。當時如江南徐鉉。號爲辯士之雄。然猶不能使其國之不亡。孰謂既亡之後。猶能逞異志而使亡者復存邪。此好議者之過也。又如文選諸詩。乃昭明太子一時偶取入集。初非立體。而後世作詩者。乃創立一名曰。此爲選體。尤非確論。

政事堂記

唐李華作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

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仇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前。伐柔不賞。削柔不封。聞荒不救。見僅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鉄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於太甲之不嗣。周公誅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盧陵之位。自君弱臣弱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禍敗者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爲終身之戒。毋罪斯記云。此記峻潔嚴健。足稱名筆。非後世時文語可及也。華之名迹不甚大顯。然此篇與弔古戰場文。俱可傳誦。

涪縣學記

自孔子沒到今千六百有餘歲。然而道不離乎五常。文不違乎六經。夫子當衰周之際。羣三千之徒。異能之士。蹤七十人焉。子路最長。少孔子九歲。耳顏子生後孔子三十年。而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楚人公孫龍者最少。少孔子五十有三歲。不知當時凡事孔子者。長少竝列。所見何學。所慕何事。陳蔡之圍。至七日不火食。而絃歌不衰。孔子沒。子貢廬於家者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傳數世而諸儒講禮鄉飲六射。必於其家廟習焉。迨楚兵爭魯。微甚矣。終爲守節禮義之國。漢王欲引天下兵加之。卒

不敢而反禮之然則孔丘之教狂簡之遺風也而可以僞爲哉夫知道者於文必知文固學之餘事也而今方以爲病何也以上乃蜀中涪縣學人許孔門文學一節頗有淵源忘其誰作謾錄備覽

歐公文體

歐公文體溫潤和平雖無豪健勁峭之氣而於人情物理深婉至到其味悠然以長則非佗人所及也嘗見其天聖明道間有一書與富文忠公責其久不寄書曰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別時屢邀聖俞語雖書者於朋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歌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尙不能勉强向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尙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翅飢渴故不得不忉忉也此書非特曲盡事情而當時朋友眞切之意尙可想見

跋華嶽題名

公又有跋華嶽題名碑寓意感慨讀之令人淒然其文曰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

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姪竝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一年乙未。廢帝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跋華陽頌

公跋唐華陽頌。攻破佛老之說。尤爲有理。其詞曰。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其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

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工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必由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既溺於此又慕於彼不勝其勞眞可笑也

跋等慈寺碑

跋顏師古等慈寺碑亦論佛老之惑曰右等慈寺碑顏師古譔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陳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善邪蓋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予於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

跋昭仁寺碑

跋幽州昭仁寺碑曰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陳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耳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反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譔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予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

跋晉帖

跋晉帖議論亦佳。其說曰。右王獻之法帖。予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敍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戰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逾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至於高文大册。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也。此論亦犂然當於人心。

半山總評

我宋盛時。首以文章著者、楊億、劉筠。學者宗之。號楊劉體。然其承襲晚唐五代之染習。以雕鐫偶儷爲工。又號曰西崑體。歐陽公惡之。嘉祐中。知貢舉。思革宿弊。故文涉浮靡者。一皆黜落。獨取深醇渾厚之作。一時士論雖譁。而文體自是一變。漸復古雅。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荊公皆歐公門下士也。繼出而羽翼之。天下更號曰江西體。論遂以定。一時宋文遂與三代同風。同時劉原父亦善爲古文。其作禮記補亡。儼然迫眞也。佗作比曾王二公則不及。因讀荊公集。愛其數篇。抑揚有味。簡古而蔚慮。或亡失。因錄之。

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尙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

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於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靈谷詩序

靈谷詩序曰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塚螭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薄鬱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阯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游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佗日出其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王安石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此篇蓋放韓文送廖道士序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數十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竝楊劉生楊劉以其文辭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脞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汚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汚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

其行亦自守不汚者邪。豈惟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歷三年八月日序。此序深言崑體之弊。

祭曾博士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亦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雖知公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窄。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使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精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此文言死生之理。辭意殊妙。千古不易也。曾博士當是南豐先生之父。名易占。官至太常博士。

隱居通議卷十四

文章二

南豐先生學問

濂洛諸儒未出之先。楊劉崑體固不足道。歐蘇一變。文始趨古。其論君道國政民情兵略。無不造妙。然以理學或未之及也。當是時。獨南豐先生曾文定公。議論文章。根據性理。論治道則必本於正心誠意。論禮樂則必本於性情。論學必主於務內。論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其初見歐陽公之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其卓然絕識。超軼時賢。先儒言歐公之文紆餘曲折。說盡事情。南豐繼之。加以謹嚴。字字有法度。此朱文公評文。專以南豐爲法者。蓋以其於周程之先。首明理學也。然世俗知之者蓋寡。亡佗。公之文自經出。深醇雅澹。故非靜心探玩。不得其味。而予特嗜之。其元豐類稾則覽之熟矣。近得續稾四十卷。細觀其間。或多少作。不能如類稾之粹。豈公所自擇。或學者詮次。如莊子內外篇。山谷內外集之分歟。其間如過客論、則仿兩都賦。如詔弟教、則仿客難。僮約、進學解。如襄陽救災記。則仿段太尉逸事。文公謂其多摹擬古作。蓋此之類。又有釋疑一篇。亦仿西漢文字。前輩謂此乃公少年慕學。借此以衍習其文耳。觀後聽琴序、題趙充國傳、題魏鄭公傳、諸篇。皆其妙者。蓋

不可及也。其上李連州書。十五歲所作。前集禿禿記。二十五歲所作。公生於眞宗天禧己未歲。至仁宗嘉祐二年丁酉及第時。年三十九矣。神宗元豐五年壬戌四月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九月二十八日母仁壽太君朱氏卒。公丁憂。明年癸亥四月丙辰。公卒於江寧府。年六十五。歸葬南豐。朱文公作年譜。具載其本末如此。

禿禿記

公之文。源流經術。議論正大。然禿禿記。則實自史漢中來也。此記筆力高妙。文有法度。而世之知者蓋鮮。予獨喜之。不厭。昔嘗客蜀中士大夫。其論與予合。一日與范忠文家子弟評文。誦此記甚習。且云蜀文士多誦之。余因嘆西州之士。猶能知曾文之所以妙。而生南豐之鄉者。口耳乃未嘗及。可不媿邪。讀書無眼目。何名爲士。禿禿記曰。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紿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紿告縣。齊貲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期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爲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娼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聞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捽挽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於州。不直周氏。訴於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爲覆。周氏引產子爲據。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搤其咽。不死。

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禿禿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爲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歷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升侖買墓爲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南豐縣學記

慶歷四年南豐初建學曾魯公易占作學記略曰古鄉黨學校少長爲位以萃居教用六德行藝節用五禮六樂糾用八刑論用其鄉之老蓋本之道民成化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就法度而莫爲非此古之所以爲治傳子孫不殆也自鄉黨之制廢學校雖存者亦戾古其居無少長教無六德行藝節無禮樂糾非八刑論非其鄉之老不本之道民成化而主於辭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無法度而爲亦無所不至此後之所以不爲古也云云前輩相傳謂此記乃其子南豐先生十八歲少筆代公作也所謂不本之道民成化而主於辭一語甚味蓋指科目辭章之弊而言夫武之弊、削方鎮也文之弊、徒尙辭也二柄既失矣欲强且久可得乎

曾文宗西漢

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爲文章實宗西漢故王舍人震序其文曰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然予以劉向所作戰國策序與先生之序竝觀則勝於向蓋向之序文冗贅而先生之文謹嚴如曰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得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此等筆力劉不及也

喜似

南豐續稾有喜似一篇爲介甫作尊敬甚至及其得志則與之異故過王介甫歸偶成云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忤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雜識

南豐續稾爲雜識二三兵事多放史漢文可觀宋史備要多采用之

年譜序

晦菴先生雅重南豐之文爲之作年譜考訂精實又爲作譜序其文殊類南豐豈韓文公效樊孟意耶今錄於左

南豐先生者諱鞏字子固姓曾氏南豐人丹陽朱熹曰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歎何世之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夫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而況公之所以爲書者宜其未有以知

之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非淺而妄與。其可歎也已。公書或頗有歲月。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次之著於篇。

年譜後序

丹陽朱熹曰。世有著書稱公文章者。予謂庶幾知公。求而讀之。湫然卑鄙。知公者不爲是言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何如哉。豈非徒以其名歟。予之說於是信矣。其說又以謂公爲史官。薦邢恕、陳無己、以爲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綜其實不然。蓋熙寧初。詔開實錄院。論次英宗皇帝時事。以公與檢討一月免。豈公於是時而能有以薦士哉。其不然一也。恕、治平四年始登進士第。元豐中用公薦爲史館檢討。與修五朝國史。其事見於實錄矣。爲實錄院檢討。而與修英錄於熙寧之初。則未有考焉。其不然二也。師道見公江淮之間而受教焉。然竟公時爲布衣。元祐中乃用薦起家爲郡文學。是公於史館猶不得以薦之。況熙寧時。豈有檢討事哉。其不然三也。一事而不然者三。則公所以教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此予所謂牴牾者。斯人爲世所重。自以知公。故予不得不考其實。而辨其不然者。其書世或頗有。以故不論著。著其非是者焉。

予考所謂斯人爲世所重者。不知爲誰。想在當時有權位。故不敢斥言之也。晦翁文字多稱紫陽。今自稱丹陽。未詳。前序甚肖曾文。後序差遠。綜其實。不然一語甚雅。予極愛之。後乃知出史記周紀贊中。信知太史公語。自是不同。常人讀書皆泛泛耳。似此一語。誰復經心。而老先生竟用之。可見其心非泛泛者比。

隱居通議卷十五

文章三

樊宗師文

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觀之。亦何奇古之有。磽戛磊塊。類不可讀。如第一句曰、絳郡東雍。爲守理所。猶爲可曉。第二句曰、稟參實沈分。第三句曰、氣蓄兩河潤。便已作怪。第四句曰、有陶唐冀遺風餘思。繚覺平順。第五句則又曰、晉韓魏之相剞剖、云云。自此而下。皆層疊怪語矣。其末曰、攷其臺亭沼池之增益豪士才俠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記處。予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誅。幾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鹵生物瘠。引占沃澮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附於汚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以上皆結語。而不知意落何處。凡文章必有樞紐。有脈絡。開闔起伏。抑揚布置。自有一定之法。今徒以詭異險澀難讀爲工。其於六經簡嚴易直之旨。合乎否也。按宗師、字紹述。仕唐與韓文公同時。歷金部郎中絳州刺史。徵拜左司郎中。又爲絳州刺史。徙絳州。遷諫議大夫。卒。韓公銘其墓。謂紹述。文必己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不煩繩削而自合。其意已寓抑揚矣。夫作文而無所統紀。則亦何等文章邪。至於銘。則

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公之譏訾世俗是矣。又曰、文從字順各識職。則似以樊爲不然者。夫六經之文。無不可讀。而不害其爲古。繫辭春秋。俱出聖筆。其文從字順。蓋如此也。商盤周誥佶屈聱牙。則以秦火之餘。出於伏生口授而然。齊語固異。而況九十之老。齒豁而音微。又雜以方言。安得不佶屈聱牙。要亦出於自然。非作爲也。今樊文作意求新。殆近於怪。惟求其不可讀。而不望其必可傳。其去經也遠矣。律以從順。未知其何如。而世或稱其奇古。至篤嗜而不置。何也。

盧山公九錫文　按南齊文。盧作驢。殊失比體。當以此文爲正。

宋袁淑俳諧文。盧山公九錫云。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忼慨應邦。隨驅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元象。俛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者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玉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食須精麪。負礴囘衝。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邱贏。加爾使衡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朱廬。封爾爲廬山公。以上皆淑之文。韓文公效此體。作毛穎傳。而洪慶善乃云。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洪以爲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於莊周寓言。則是不知韓之所始矣。但袁韓俱以文爲戲者。而淑之文。則六朝體耳。韓祖太史公故高近世劉會孟稱江丞相爲廬山公。無乃不雅。豈不念及此邪。

張才叔義

朱文公曰胡致堂、議論俊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子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予嘗欲得張才叔之義觀之而不可得、近乃從旰城朋友處借鈔一本、甲戌正月用行在所刊者校定、今錄于左、按鄱陽銀峯諸先生傳云、公諱庭堅、字才叔、元祐人才榜眼及第、初仕太學、作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其夜夢三仁來謝、舊曾刻石於東京、今讀其文、令人感慨興起、眞識仁人義士之心於千載之上、以上傳中語、南渡前經義簡實、典古有補世教、豈若近世浮虛磔裂者所爲、宜爲先儒之所深取也、其義曰、

君子之於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虛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在、鬼神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其謀之出於此歟、故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悟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導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所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矣、爲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爲親者、惟王子比干箕子也、二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待天下之賢俊、使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其亡形已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戾、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君子所以報我先王

者。惟各以其能自獻而已。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而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葢若商祀之顚隮。則微子以爲深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而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然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者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者愧夫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甘囚奴自獻其忠。是三子、非苟爲也。處垂亡之地。尤拳拳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於志之所欲。而以期先王之知耳。古之所謂皎然不欺其心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者。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亦所難辨也。比干以死自誓。無足疑者。故不必告人。而微子不免於去。箕子寧忍辱以待亡者。重去就之義而原之故也。不然。何以竝稱三仁哉。

無垢先生張文忠公九成曰。比干不答二孔謂心同。孔安國孔穎達張庭堅本鄭氏謂死節易明。予謂儻如二孔所言。不當言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葢三人之志。各有所在。

吉州所刊跋語云。此中興前近二百年書義也。至今尙可咀嚼。如此曷可訝其爲古哉。葢吾儕所作時文。本自無用。然能以義理爲主。發揮聖賢心事於千百載之上。亦自打顚不碎。如此篇文雖簡。格雖與今不

同然議論正當辭不迫而意已獨至所以屢經前輩品題
潭州攸縣張次邕所著筆錄亦載此篇云得於東萊文鑑中又云才叔、眉山人國家承平時四川未有類省皆試於京師才叔試此文畢忽睹三人皆古冠服長揖曰公可謂能言我三人心事矣

祭蘇文忠文

李方叔薦受知坡翁甚深坡翁卒於常州方叔以文酹之有曰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雄之氣文氣甚壯

耶律德光滅晉事蹟

玉堂閒話不知誰作也所記多五代晉漢閒事散見於類書中惜未覩其全帙爾嘗見有一段論歷代夷狄之禍於耶律德光滅晉之事憤慨甚深千載傷感因錄其說於左

丙午歲十二月、戎師犯闕明年三月十七日、胡王自汾而北是日路次赤岡日過餉忽廬帳中有聲殷殷然若雷起於地下胡王懼召術者占之術者紿云、此土地神所作乃命祭禱焉四月過邢州胡王遇疾嘗一日向夕有大星墮穹廬之前胡王見而惡之但唾祝而已蕃漢從官皆覩其異十六日行次欒城疾遂亟二十一日乃殂訪其所殂之地則曰殺胡林也初、胡王之將南也下令鎮定閒數州悉使藏冰至是嬰疾熱作不勝苦命近州輸冰於手足心腋之間皆多置冰以至於絕及其殂也左右破其腹捐其腸胃用鹽數斗以內之載而北去漢人目爲帝靶焉嘗試論之曰夷狄異類一氣所生歷代以來互興迭盛故周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秦項之後。匈奴始强。控弦百萬。抗衡中國。後漢中葉。患在諸羌。桓靈之衰。二虜抗熾。魏晉以降。喪亂宏多。竊命盜國。蓋非一焉。周隋之間。吐渾爲暴。大業之後。突厥稱制。皐唐受命。頗患諸戎。貞觀之初。延陀內侮。天后之際。突騎犯邊。次則吐蕃大興。後則回紇作孽。黃蘗之末。沙陀得志。爰及近世。契丹最雄。自非明主賢君。神功聖德。則不能攘猾夏亂華之類。拯橫流熾爨之災。觀夫契丹。自數十年以來。頗有凌跨之意。吞幷諸國。奄有疆土。清泰之末。橫行中原。與晉滅唐。假號稱帝。幽燕雲朔。盡入提封。玉帛綺紈。悉盈沙漠。石氏失馭。姦臣賣國。雄師毅卒。束手送降。赤子蒼生。連頸受戮。君父失守。將相爲俘。荊棘旅於宮庭。狐兔游於寢廟。雲昏日慘。鬼哭神悲。開闢以還。未有若此之亂也。豈非時鍾劍運。天產姦雄。不然則安得鉤爪鋸牙。恣行吞噬。氈裘左衽。專爲桀驁。且夫一女衒冤。三年赤地。一夫仰訴。五月嚴霜。豈有百萬黎庶。膏鋒血刃。而蕩蕩上帝。竟無意於覆燾乎。物不可以終否。道不可以終窮。天方啓漢。眞人崛起。渠魁隕斃。腥羶自除。詳其殷雷之怪。藏冰之兆。殺胡之讖。星墜之妖。則胡王之死。豈偶然哉。

此論詞簡而意足。非苟作者。殊不似五代卑陋之文也。未詳作者氏名。當考。

三蘇

三蘇皆得謚文。老泉文安。東坡文忠。潁濱文定。森然鼎峙。爲一代文宗。老泉之文豪健。東坡之文奇縱。而潁濱之文深沈。差不逮其父兄。故世之讀之者鮮焉。惟進卷中歷代論。如夏商三國。東晉數篇。却自精妙

有味。他作如御風詞。超然特出者甚少。然其所作古史。則議論高絕。又非坡所及。又作管幼安畫贊、甚佳。蓋有爲而發。今錄於此。

管幼安畫贊

予自龍川歸。居潁川十有二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乃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之賢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綊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畫工以意倣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

雰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諫用兵書

東坡長於論事。筆端有口。眞是入妙。其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熙寧十年有曰。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于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男女。薰眼析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此疏甚佳。見食者一本作死者非是。

游桓山記

坡翁作游桓山記。感慨深長。超然物化。其辭曰。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曰。可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夫爲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予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槨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予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予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雜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偕逝兮。歌闋而去。

序龜君成詩

東坡先生、序龜君成詩集有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此論甚新、可以爲世戒、

答謝民師書

又答謝民師書、有曰、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猶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謚之、至與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先生此論、深中子雲之病、

序樂全文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此論自坡翁發之、而後世宗其說、

滕元發墓銘

東坡翁銘滕元發墓言其姿度雄爽英偉大度以爲天下異人因其文想其人眞卓犖不羣者也坡翁此志筆力跌蕩振發風起水涌眞足以發揚之儻筆弱則失之矣元發舊名甫字元發後避父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舉進士第三仕至光祿大夫龍圖閣學士本東陽人也葬蘇州長洲縣

評柳子厚

坡翁曰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不知以柳之文言邪抑以其學言邪無姓和尙碑尤妙

龍川宗歐文

龍川先生陳公亮喜歐陽文其所作有絕似處嘗選歐文一百三十篇命曰歐陽文粹其序有曰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穉什百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摩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媿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之師法未幾而科舉利祿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又曰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豪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illegible]教豈不大哉以上皆龍川所作而亦紆餘寬平甚似歐

文豈非誦習之熟自然逼眞歟歐曾王蘇四家爲宋文宗然皆未嘗用怪文奇字刻琢取新而趣味深沈自不可及若歐則尤純粹宜其爲一代之宗工鞏公之師範也所著豐樂亭記實爲妙筆龍川文粹不首取之而乃附見於拾遺殆不可曉

曾平山序水雲村詩

金谿曾子良自號平山南豐族裔也以能賦擢咸淳戊辰第累任至建德府淳安令甫三月國事變歸隱山中嚮文以自給辛卯秋予訪之年六十有八矣蓋別二十年而復會欣然道舊明年以予所作水雲村吟稿往請教焉辱爲序曰

宋初南豐儒家望族二曰江樓劉氏曰密國曾氏我密公迨江樓公相好於時我遠祖十五公猶在豐也其後十五公既來宅於金谿自是與江樓公家子孫遠矣至於子良之身而江樓公之諸孫水雲村起潛君壎實來顧予於常安莊之寓舍予不勝枌榆松楸之涕且歸一日以其詩若文示予也曰子爲我言焉子言之先正文定公言之也其自我江樓公以下實寵嘉之予謝不敏一日以其詩示予也而文未之見詩予視之古視選近古視黃律五視杜七視杜若黃絕五視選七視晚唐而軼焉皆合大家數蓋其材全其力鉅其氣雄故能持衆嫩而不自以爲名刻衆形而不自以爲功知名早所知皆名公也若予所敬千峯陳公年魁如心陳公莫逆次山趙公皆深知君予恨納君交晚予何言晚不恨恨世易三公者或以其老且智不見兵革或以其強而勇著名節廟食他邦獨予與君自靖獻僥倖不死今者乃得與相見敘世

契如未經亂離時雖可恨亦可幸而甚可恨者以君之才之學不一試用僅客諸侯竟卷懷於此吾儒事業當不止是然後知千峯公之期君也深而君之自得也亦深矣嗟夫日月之經於天也而行江河之經於地也而流彼豈有所爲而爲之哉予與陳公講之於鳳皇山之下熟矣尙其相與勉之以毋負陳公之意以毋忝我兩家所生云元黓執徐後六月辛卯朔里契家生曾子良序

論語四贊

平山公嘗作論語四贊甚佳志道贊曰道旣是我志又是誰千五百年惟孔仲尼據德贊曰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實有諸己而非以力依仁贊曰仁者人也造次弗違體貼出來如人著衣游藝贊曰習無不利不習而利精義入神事理不二